



弊帚集上

四

14
137
36



梁帝集序

梁帝集序

夫以鑛鄒之銛。得雷煥乃發光芒。驥駉之材。遇王良乃  
極馳騁。苟非遇其人。紫氣空橫斗牛。逸足老死槽櫪。豈  
不痛乎。至士之遇不遇。有甚於此者。雖蘊蓄道德。抱負  
才器。方其未顯也。板築漁釣。鼓刀飯牛。與凡人奚擇。有  
賢聖之主。一旦簡拔登庸。則始得施德當世。銘功彙器。  
如彼生不遭明時。韜光晦跡。伏死崑穴。藪澤中。姓名不  
聞。才德無著者。宇宙之間。何限之有。蓋其遇者。千百而  
一二。不遇者。十而七八。又不悲乎。潜鋒公少侍八條宮

門 曾  
號 107  
卷 45  
36

伴讀。比壯蒙哲藩拔擢。入彰考館參編修。少日領總裁。眷寵累加。新史之成。其功居多。是又抱才遇時。得試其能者也。惜哉。俄有玉樓之召。不能致其斷蛟與追電也。余執遺稿讀之。恣情縱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初無劉刻斬絕之言。浮靡纖麗之態。如聞咸英。如食芻豢。愈讀愈有味。不覺盡卷。始而駭中而恠。終而悟。以文之爲道。不雕鏤刻畫。綺章繪句。取銜供觀之謂。自非胸貯萬卷。識達古今者。不足稱爲大家。故云貫道之器。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文固難矣。觀振古工於詩者。有家數。而

名於文者寡。可知也已。水戶府人物之藪。圖書之淵。而公以豪邁之資。卓犖之才。日與宿儒名士。周旋遊泳。廣見聞。長新知。譬諸切而磋。琢而磨。以蓄於中者。攄於外。譬諸入武庫。函楯矛戟。弓矢咸揚。隨用無不足。宜乎令維桑故舊。刮目更觀焉。余無良緣。雖一不接面。公仲弟虛舟。余之同寮。故稔聞其德履。無異識荆。噫。虛舟亦逝矣。今也叔季存者。繕寫其平生所手錄爲帙。其名弊帚集。亦公所自題也。至國史大手筆。藏在秘府。正閏之辨。褒貶之實。固不可得見。唯有保建大記行于世。雖少時

之作。意見卓越。議論的當。人服其有史才。遺文散逸者。猶夥。此集特全彙一變爾。

享保辛卯九月。平安前田時棟書于備之中州松山官舍。

弊帚集目錄

上卷

賦

文珠樓賦

遊道灌山賦

獨鶴賦

序

分安積君九首詩各和一首序

送大島氏序

送大串兄使京序

送森大兄之常陸序

送大原霞寓兄序

送安積兄之江戸序

送三宅兄之京師序

夢富山詩卷序

風月膏旨序

記

書齋記

雲帶石記

水雲亭記

辨慶笈記

議辨

舊事本紀議

改元興國議

辨梅松論

辨吉野拾遺

讀關城書

甘雨集目錄

弊帚集目錄 二

讀陳蕃傳

讀明季遺聞

讀明劉基雷說

說

猫說

拙齋說

入德說

氣善說

下卷

題跋

題安積君王魏考後

書彰考館名簿後

書啓

壽岐阜多胡老人七十啓

上桑名先生書

答下里玄加書

贈中村元常書

與村檜雪書

上刑部侍郎進藤君書

銘

常陸久昌寺新鐘銘并序

碑

山口春甫碑

忠義碑

祭文

祭鍊齋鴉飼先生文

祭亡友下里君文

告義公廟文

祭痘神文

雜著

江州少年捕盜

問病

真西山上下

小兒論雜艸子

陶淵明贊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弊帚集卷上

山城 栗山愿伯立著

賦

文珠樓賦

樓當中堂之前。飛甍疊簷。倚空而尤者也。雨過雲繞。靈  
秀出沒。登之者。眼豁志澄。襟曠神惚。今茲庚辰之春。探  
花東台。攀吉祥之高閣。仰帝子之鳳藻。垂露在手。清風  
入抱。恍如浴乎天池。飄如遊乎蓬島。又如策麟翳鳳。而  
披雲霧。登太皓。東海凝碧。富山揭光。萬戶烟動。群象列



張蓮葦蔽池。布帆漾瀛。望之者。渺然有江湖之情。古松老栢。蒼鬱交翠。對之者。凜乎有山林之思。每揚飛花。朱欄錦幌。又自艷艷京洛之象也。客曰。遠望之。蠢蠢螳旋。螻過。何也。曰。旌旄前閃。弓矢後羅。冠劍車騎。左叱右呵。此非搢紳之貴顯。勢權之嵯峨者耶。曰。高臨之。營營芥泛艸遮。何也。曰。玉樓鎖春。金罇釀霞。皓齒翠黛。歌舞誼譁。此非豪富之驕泰。金璫之盛華者耶。客於是仰而嘆曰。縱眼於清爽寥廓之表者。脫然失一世之混濁。置身於高遠峻巍之際者。眇然忘名勢之卓犖。何必強其命

之所不存。盡其智之所不覺。奔走道衢。以戕吾璞哉。且夫功名之難泯。使叔子動悲於峴山之高。富貴之不可常。使景公揮泣於牛山之遨。是知使人各既滿其所願。得其所便。而山水之渺茫。烟雲之妍妍。豈得不傷其不可久而患其終無傳哉。天之篤我。既不能保功名於如今。何遑患身後。既不能取富貴於當世。又何患不壽。取適於風雲。遊心於山水。視世所歎羨者。如草芥與螻螳。又何其快。予笑曰。善。有之也。夫四時相推。而風光交多。我將樂且飲。我將飲且歌。乃共歌曰。我歌兮山青。我

舞兮水清。以振衣兮以濯纓。輕風颯至兮明月皎生。其誰致之兮山水之靈。

遊道灌山賦

庚辰之春。予將歸常陽。與客攜杖壺。步城東之岡。蓋叙別也。碧池萬頃。龍樓倚空。鳥呼花靜。烟蒸雲紅。俯仰六合。下視群雄。雖未能振衣御風。而足以忘物我遺窮通也。既而梵鐘出林。長暉在桑。新荷蓊葢。江波渺茫。歸鳥飛盡。山樹蒼蒼。客慨而如有所失。乃歌曰。年逝兮波瀉。登高岡兮洗盞竿。前不見古人兮。後不見來者。予爲之

問曰。想天方秋。則託悲風於樹間。寓哀嘆於蟲聲。時既春。則現和氣於花艸。發歡娛於鳥鳴。故春而欣。秋而悲。今昔之同情也。今夫鳥聲在樹。山川帶烟。不樂何俟。而又何其然也。客曰。氣候與人常相違。而心目與山川。動不相歡。是故變衰搖落之感。倏起雄渾壯麗之看。和煦燕樂之場。每催羈旅鈴叮之嘆。撫景流連。登高別離。豈不揚歌忱慨。杖劍歔歔哉。且夫道灌之龍驤。奮挺一呼。雲從雷轟。遺高吟於鋒刃之下。奈青蠅之營營。雄血橫地。青艸叢生。冤魂動天。遊絲相縈。銷別魂于懷古之場。

慕奇功于一世之英。一歸筑嶺之下。一客芝濱之會。感  
 憤鬱乎中。歌聲悲乎外。予不自知其何心。而亦何害。予  
 曰。人居是世。何者非客。况予與子。去留于鄉關萬里之  
 外。海隅風塵之陌歟。何厭子之安逸。而羨予之役役哉。  
 喚大夢於天之涯。遇天真於神之宮。耕漁非所賤也。冠  
 裳非所隆也。何況惜道灌擾擾。而使予心忡忡歟。來也  
 吾無所禦。去也又無所追。月而遊。花而嬉。朝則冠裳野  
 則耘耔。水則為水之氓。山則為山之夷。奚必嘯傲日月。  
 太息今古之為。客曝然放杖而笑。予亦為之傾壺一笑。

竹樹山谷。又假聲於清風。天然而嘯。

獨鶴賦

歲聿云莫兮胡弗歸。胡弗寐兮夜如何。其霜蟾兮窺戶。  
 梅影兮依稀。起佇乎南軒之下兮。恍如無所依。雪嶂兀  
 兮水凜凜。疎林聳兮風颼颼。適有孤鶴。古  
 木之參差。飄。愴恍似玉女臨兮。瑤池。曼  
 然兮長鳴。嗚兮如有悲。予憫然乃曰。中夜而鳴兮。有所  
 思耶。中林而悲兮。有所違耶。爾容何不昂昂兮。爾聲何  
 不怡怡。爾非無食兮。寧啼飢。爾非有侶兮。將告誰。抑詎

乘軒之中野棄遺乎。將怨聞于天之無人聞知乎。夫天之賦爾兮。既不甚醜。玄兮其裳。縞兮其衣。遊洲渚之渺茫兮。殞沈澹之淋漓。豈不厭乎求索兮。何悲鳴之為留。爾以網兮。月而焉飛。籠爾以軒兮。水而焉嬉。護爾以樊籠兮。故林而焉歸去來。願予詳告爾以人間之事。

爾得飛揚乎九圍爾

兮誰使之我之

憫然兮奚如斯。嗚呼噫嘻。予知之矣。爾之悲鳴兮。不悲鳴。予違爾於罔良之境。無何之涯哉。予為解之兮。爾莫狐疑。蒙莊之昌披兮。甘曳尾於泥龜。昌黎之卓犖兮。羨

一飽於有時。一鄙兮一忘。孰是兮孰非。吉凶兮相纍。榮辱兮相推。曷屑屑兮為高。曷赧赧兮為卑。西征兮東往。安予命兮有司。跋前兮疐後。從予歎兮無醫。俟羽

寧憂鞿羈保天真

詭隨爾之悲鳴乎予

之憫然乎爾兮。物感之攸宜。誠不內得兮。其焉鬱伊。

序

分安積君九首詩各和一首序

君罹疾秋來百廢唯對菊讀書而已。近寄小詩九首。皆天造也。其意曰。觸興動情。天機自洩。得得而來。徐徐而

成不必要十首也。祖詠應試賦終南，纔得四句，納之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亦君之志也。館之諸士所和，各僅一絕，合得九首，意盡于此，又何必各各九首而後爲得。壬午十月，潛鋒夫序。

送大島氏序

古昔贈人以言，今也或是之亾矣。其所贈者，不過酒饌之美，玩好之珍耳。公好古之篤，曷之以今之所尚，則豈夫公之意歟。吾非敢擬古也。徇公之所好也。夫學問之道，其目雖多，而其要在居敬而窮理之二者而已矣。公

遠來京師，從學有年，其所事者，果在此二者乎。若其不然，則文徒索其來所，字或求其訓詁而止矣。顧公之明敏，豈夫如此哉。蓋慮公之太過，而知公之未深耳。然近時以一二大家名於世者，猶或不免坐于斯也。則公亦或然。若然，則吾竊爲公不取也。尚公及時勉勉孜孜，從事于夫所謂二者也。年與時馳，毋乃悔之不及乎。慎旃，慎旃。吾之所贈止于此矣。元祿五年十月。

送大串兄使京序

古昔稱爲同志者，德業相磨，過失相規，此之未足也。取

於彼之既有餘。彼之未信也。決於此之既無疑。辨詰反復。持論確然。而不苟同。愿每讀其書。深慕其事。感慨歎羨。徃徃激然。不知淨之流落也。於乎。無言而不相同者。而其情豈必盡同也哉。無言而不相議者。而其情豈必不盡同也哉。大串兄愿所欽也。恭以奉職。勤以力學。人有忠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兄一接以和與信。然每好問辨。不好苟同於人。亦不好人苟同於己。愿之庸劣。固不及恒人。然愚直狂讜。不與人苟全。劇論放議。極口而止焉者。雖不足希兄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

能也。今茲甲戌。兄奉命使洛。兄本洛人也。愿亦洛人也。兄行矣。愿留矣。豈夫可無言哉。告之曰。洛也者。士之淵藪也。豈無一二之久習而優。自信不疑者乎。兄時來往其際。接之也。益以和信。好問之不己。則其既有餘者益優。其既不疑者益信。其或疑而未信者。與習而未優者。亦以得其漸優焉。而漸不疑矣。豈不偉哉。臨別愴然。是為贈。

送森大兄之常陸序

關東世稱多驍勇激烈之士。常之爲州。關之最東。而山

海凜然。殊爲形勝。土產人物。亦粗稱之。實我水戶侯世封于此。元祿丙子之冬。命彰考館編修侍醫臣森尚謙曰。汝尚謙往而教之。森君將發之日。請館諸士曰。予學旣淺矣。才旣乏矣。而任旣如此之大。諸君願規以言。於是同寮僉贈以言。愿亦不敢默。言曰。聞成才莫善於學。成學莫善於教。君其勉乎哉。方今邦家無事。士庶安堵。君教之。以名義倫理。所賴而存。則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後風俗漸可淳也。人才漸可振也。禮樂漸可興也。而麟之與鳳也。亦安知不來且舞之乎哉。且夫一治一亂。

天道也。異時不幸。若有治平。不如今代。則使人人當有所仰且耻。而驍勇者益驍勇。激烈者益激烈。名教赫然。大節確乎。身杖信義。處死罔貳。竊惟是我侯命君之意也。若夫徒鼓舞仁義。而僥倖祿利。作爲文章。而眩耀耳目。則其終遂至視利遺親。捨義取生耳。豈可不懼哉。使我侯他日受其慶耶。君也。受其害耶。亦君也。君其爲奈何。

送大原霞寓兄序

古者文無家。自天子公卿。至於閭巷。咨僉成章。都吁成

文歌謠言語皆成句。而道在厥中。不隆歟。秦漢以降。文之與道。漸而相離。各各創法。始名其家。蓋文之衰也。今學作文者。讀秦漢以降之文曰。如是則間架。如是則聲響。如是則句。如是則章。如是則抑揚頓挫。操縱開闔。略知是數者。則曰。我文如韓柳。曰。我文如歐蘇。曰。我文乃西漢上之文也。譬之幻師弄偶人。耳目口鼻手足。惟肖焉。進退顧盼。踴躍亦似焉。其機發之巧。如雖鬼神不可端倪。而三尺童子。知其精神氣魄。大不與人同。今知作文者。亦猶是也。其於文。厄耶。非耶。韓子之言曰。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列。稱歐陽子者之言曰。其為人如孟軻韓愈。二子所任如此。以故著於其文者。時有上下於兩漢。出入於三代者。如今作者。不於宋。不於唐。豈得泝西漢。而歸三代歟。予友大原兄喜讀古文。專心於史局幾十年矣。今茲戊寅。以親老請歸省。公命許之。忠勤功成。孝思得伸。衆相賀以爲榮也。嗚乎。兄文行其成如此。於是欲然自視。日引月長。循循不已。則安知他日不救之於既厄之後。而復之於未衰之初歟。予豈得不云爾乎。

送安積兄之江戶序



據腐鼠而仰嚇。將謂竹實醴泉不之愈也。翔蓬蒿以爲至。將謂雲翼風搏不之愈也。物之不齊。則物之情。非特不可使鳳鵬居食鴟鷂居食。假使鴟鷂居食鳳鵬居食。而眩且墜矣。不飢則渴。由是觀之。則鳳鵬鴟鷂雖淑慝卑高。豪劣巨小之不齊。而各資天賦安天分。其不可相移則齊矣。自其齊者而觀之。則無物而不齊。自其不齊者而觀之。則無物而齊。何必鳳鵬鴟鷂而已。世以吾公史館爲鸞鳳府。以登其館。擢之大鵬扶搖羊角于九萬里。予見兄當局。議論英發。文章雄渾。鼓舞淘汰。鑪錘漸

磨。春雲垂而鳳毛華。秋空澄而鵬翼擊。其在外廷。應對官長。酬酢群僚。辨可否。決疑似。自典故文獻沿革事變。以至方言譯語。竹頭木屑。糅分縷析。苞舉錯列。雅俗兼通。事理包備。如衡平度定。利刀斷。明鏡懸。談者無不渙然心服。何往而不凌雲搏風。又何往而不竹食醴飲。天所賦分。實不可誣。予生長西僻。無過人之才。過荷恩榮。兼乏具職。學識既劣。世故未熟。館事日廣。職務益繁。不唯華其文。藻其言。直其筆。實其記。明確其考證而已。外廷應對。諸寮酬酢。簿書押印。書疏來往。疾病事故。陳情

請命。無日無之。間有窒礙者。有辨析者。有可諭者。有可告者。必委曲周旋。必求上下兼善。此老成鍊諳之猶所難爲。而予之不當也。萬萬夫不當其事。而居其職。今古所戒。謗責所歸。昔人比之竊盜。假令君恩海涵山厚。而爲人臣者。豈不內愧哉。然如之何而免焉。曰。褫其職。微其祿。卑其列。爲所謂鳳鵬者之制御扶翊。然後其免焉。此亦天所賦分。實不可誣者也。况本館多士。非無毛翼類于兄者乎。一避賢路。才傑並進。不亦美乎。予與兄交。有似于鳳鵬鷄之說。兄西徂在迤。情話阻歲。醞釀鬱積。可不爲一吐之乎哉。以送。

送三宅兄之京師序

予爲兒。習讀見行劍卷。旣知鬼丸蛛切。爲世之良劍也。稍長。又聞古有龍淵大阿。因問鄉老曰。劍何以獨重之耶。答曰。童子識之。是之數劍也。神彩外粲。精靈內鬱。陳之而妖孽銷。佩之而魑魅遁。非徒水陸斷兇。截蛟之謂也。熟思是言。願一得而見之。後廿年。客于東關。逢三宅兄某。時年甚少。而文最老。貌不甚揚。而所自許頗大。剔萃葆真。未其時也。而嚮嚮焉爲先民之學矣。鋒穎潛藏。

誠意充實。曰吾不欲爲後世之浮華也。淵默澄清。徐言緩步。曰吾不欲爲後世之躁急也。觀其志。蓋古之志也。視其學。蓋古之學也。又使人相其文。氣焰勃勃。皆成電虹龜龍也。今也執手而談。相覲而酌。則是何異於取龍淵鬼丸。觀之杯盤尊俎之間也。於是宛然滿願。素於廿年之餘。頎頎不知漏將盡也。旣而仰屋竊嘆。是當與遐方珍異。竝登天府。而湮淪棄捐。其如此夫。因翻然爲之感激悲憤。不覺涕泗之潛然也。未幾。吾西山公讀其文。大奇之。召置府下。從事於本館編修。春誦夏絃。日月相

親。而恩眷秩祿。亦以有加。則嚮之欣者益欣。而感且悲者。不復感且悲也。今茲壬午首夏。將省親。舊於京師。其於府下。雖未能盡擯發其蘊畜。而與夫埋沒終身。湮鬱鏽溼。鳴不平於匣中者。其又懸絕。其將發也。可不爲之飲且歌乎哉。

夢雷山詩卷序

雷山天下之望也。望之温然玉立。茫乎無垠。雖不知其中何所。韜畜亭毒。而道德之士。固有所仰止儀刑。而凡功名詞章。爭時鬪智之徒。下至都市販繒田畝飯牛之

家皆莫不願與之比高比大比富厚也。甲申季冬江府人服氏適夢其山之屹然乎門中。覺猶如有所見。府之俗以夢之而爲祥。因請所相識題詠之。令予序其首。蓋夢者心之影。心之所向。影必從之。服氏之於道德功名富貴。其將何所向也。服氏名顯。讀書業醫。家世勇於爲善。余固知夢之有祥。祥之不虛矣。

風月膏肓序

允純真元。蝕天性者病也。自軒岐氏所論。以至於彼。蠱乎利名。伐乎聲色。疲乎諂諛巧笑。雖表裏主客。深淺重

輕之不同。然其劉真喪性。則一也。篁溪老人村君。平温寡默。不以世俗所病病其心。獨以皋風林月。從容嘯詠。言之不可已。淋漓盈溢乎几案之間者。之爲病。遂命其詩曰風月膏肓。所示五十首。三十年前之所作。而整宇林學士之所批也。當是之時。海內之詩。出於蔬笋梵貝之餘。雕刻焉耳。俚近焉耳。不綴緝。則粉飾。豈又有詩哉。君之作。温和易發。穠巧於高古。寓至美於踈淡。若其曰起來開松扉。宿鶴乍飛去。曰雲合樹無色。雨來竹有聲。使讀者超然寤寐于陶謝千載之上。而脫俗調於塵

寰萬里之外也。予固重其爲人。至讀詩。蓋又如其爲人云。寶永二年乙酉二月六日。栗愿序。

記

書齋記

夫世之摸山川林谷。築樓觀臺閣者。則必有輦土木溝澗。勞民費財。泣愚夫愚婦之謗。或至數年而構。一朝而廢者有焉。痛哉。予性嗜讀書。常以經爲園。以史爲臺。每暇必涉獵優遊於其間。高嶺清流。嘉樹茂艸。鬱然而陰。粲然而榮。翠烟綠雲。花色鳥聲。千態萬象。森森于前。

矣。而不假人力。而出造化者也。于雨于風。于春夏秋冬。常可以遊。長足以休。有進步之功。無蕩情之患。小王侯。狹宇宙。陶然而行。安如而止。山舒而水緩。石瘦而土肥。世或有入商洛。涉浙湍。過洞庭。泛湘水者。而遂知此妙者。幾希矣。高矣。博矣。近而約矣。彼滯卑近者。局於功利。而不能進高明正大之域。馳高遠者。蕩於空虛。而不知從敦厚誠實之事。嗚乎。與予同志者。何人也。獨步而獨笑。笑且歌。歌極而歎。歎曰。口芻豢者。不足與語。菜根之甘美。身錦繡者。不可與言。緼袍之安逸。聖道已矣。君子

逝矣。噫嘻我焉出。今茲乙亥之春。卜居於城之東僻。不營園池林石。茅屋數間。以為讀書齋。齋中澹然。以有終身之志。於是乎記。

雲帶石記

石高數寸。大數寸。質純黑。有白文繞半腹。豐臣氏戚家。杵築城守杉原長房之所傳。今姬路侍從本多君之老。市川某之所藏也。請名於予。予名之曰雲帶。蓋取諸其狀也。因惟石之為物。既非有邑香如卉木之幻。又非有鳴躍如禽鳥之枝。然好事者。探之山谿之中。以供宴安。

薛下恐脫字

之觀。則其為樂。未必不如禽鳥之翫。卉木之愛也。豈忍棄之幽僻哉。若夫窮林巖壑。握瑾懷瑜之士。亦有頗類之者。既非有歌舞擊驅之技。又非有縱橫變幻之術。然有識者訪之林壑之間。以致廟堂之上。則其為益。未必不如縱橫變幻之輩。歌舞驅之徒也。豈忍棄之幽僻哉。此亦治邦家者所宜識也。此可以為之記。元祿十二年己卯正月。

水雲亭記

余罹災之明年。運常之水雲亭。以營居白山之南。幾百

步。簷對富山。下視溪之茅屋炊烟。榆杉花竹。余住此十  
餘月。艸樹養所有。禽鳥愛來鳴。又榜以舊名水雲。本義  
公之所命也。余之在常。得登其亭。溪流一帶。雲色連海。  
風雨晦明之間。龍行蛟起。變幻千狀。最壯觀也。公之制  
名。其在所觀耶。抑取去留無心。滾滾不礙。有似達人之  
旨耶。將以有一悴一榮。去來倏忽。甚於水雲之變幻耶。  
今皆不可得而知也。初運材。匠師熟視曰。是柱是梁。木  
理已非七十年間物。而鑿孔率皆數四。亭之轉遷增損。  
不復知其幾成毀也。夫亭之起常。公嘗臨之。置酒燕喜。

衆呼萬歲者三。可謂盛矣。頌聲未畢。而主人去亭。亭亦  
隨毀。何衰之速也。耳目之所覃。已如此矣。所不覃。亦可  
知也。噫。余生卅有五年矣。東轉西移。有甚於亭。則安知  
身之化朽土故丘。不速於亭之變荆棘禾黍歟。欲以感  
物之隆替。而愴亭之不可常。不亦過乎。寶永二年二月  
廿二日書。

辨慶笈記

世傳辨慶之事特怪矣。而至圖其真。又極魁磊奇偉。勇  
奮威力之狀。而或謂此美丈夫也。所畫特非真。豈其當

時之人視其瑰恢之表。輒以爲傑。傳翼增添。竒其所爲。以欺天下之耳目耶。將其後世好事之徒。聞其志宕氣壯。想像面兒如何。誤寫圯上之進履。以爲鴻門之擁盾耶。今皆未知是非之孰在也。抑其世之所像。雖或未真乎其外。而既真其內矣。說者之言曰。辨慶熊野之產。土人亦以爲榮。指牟婁郡田邊別當湛增宅址之側曰。此其所生處。至其道計敵制竒。脫危決機之爲。則孫吳之畧。蘇張之辨。與夫貫育之勇。互出逸見。無測端兒。而論其志。危難之間。終始一心。履鋒鏑。蹈水火。濱百死之不可

實恐賞

悔。猶史氏叙古之忠貞。以發露其烈膽義肝也。卽所謂特怪者也。然一士之微。死于東奧之僻。至今言君臣者。必稱義經辨慶焉。則俗之所傳。豈皆誣哉。宜乎其片言隻字。必珍襲之。而一物之遺。猶收以寶愛之也。熊野本宮祠官和田氏名廣高。上世以來居熊野。而天子每幸。以其家爲行宮。家藏一古笈。廣若干。袤若干。朴質剝。固非今之製。傳以爲辨慶之所負。予嘗遊常州月山教寺。視一笈。亦古物也。寺僧言源延尉之笈。製造廣袤。與之無少異也。予以和田氏之所傳。亦爲不必誣也。今天



下之書藏在我彰考館。予方與修史。而名山石室之秘。頗有所考搜焉。則今之所記。世亦不必爲悉誣也。是可爲之記云。

議辨

舊事本紀議

出純金於烈焰。精之至也。屹砥柱於頽波。確之極也。故判今古之淆。可致天下之精。定今古之疑。可極天下之確。不然則何以遐邇仰之。悠久傳之哉。本館舊議曰。見行舊事本紀。後人僞撰也。其說畧曰。靈龜後王年號也。

神武以下諸諡。當時未稱也。此豈馬子之撰哉。乃至曰馬子奉敕撰舊事本紀。最可知非馬子書。豈非見行本後人僞撰歟。愿以爲其書錯則錯矣。雜則雜矣。然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夫本草出於神農。曰朱崖臨淄。何也。山海起於禹益。曰長沙零陵。何也。蒼頡篇造於李斯。斯秦人也。曰漢無天下。何也。水經成於桑欽。欽漢人也。曰武侯壘。骨律鎮城。何也。要皆後世附益。而非作者原本。然亦傳者。未必以爲僞撰也。韋編絕。十翼成。游夏未必贊一辭。而曰子曰。豈非其徒勦入耶。雄辨馳。

七篇存。識者以爲非萬章徒之所著。而曰齊宣王。梁惠王。豈非後人改益耶。疑以傳疑。則信者必信矣。信以決信。則疑者不待疑。信信而不疑疑。猶可也。疑疑而不信。不可也。故古之人。不惟不以一捨萬。不復以萬捨一。不惟不以小遺大。不復以大遺小。何況可以勦入改益。而廢其所未必勦入改益歟。焉知所謂馬子奉敕。靈龜置監。非本草朱厓。山海長沙。蒼頡篇。漢無天下之類。而神武諸帝謚。亦非孟子齊宣。水經武侯壘之類歟。故曰。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况千古渺遠。文獻殘

缺。出于兵燹蠹蝕之餘。隱于巫祝僧衲之陋。旁註襲爲本文。細書化爲大字者。不惟是書歟。故曰。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苟使猾徒僞撰之。則前王稱謚。則有焉。不必揭後王年號也。揭後王年號。則有焉。不必載馬子撰是書也。載馬子撰是書。則有焉。決不應著馬子弑逆。明較不忌。如此之甚也。此皆可見後人附益於未滅之殘簡。而非模擬於旣滅之全書。故曰。謂之非原本可也。以爲僞撰過矣。今天下萬人一口曰。吾公頹波之柱。烈焰之金也。又曰。本館判今古之淆。定今古之疑。議

論棟擇最極精確。可以揭遐邇傳悠久。嗚乎本館舉措。可不謹哉。愿菲材不學。兼乏具職。恟恟日恐。以爲精者。猶未精。以爲確者。猶未確也。謹著議一篇。正諸諸賢。亦非敢以爲精確也。

### 改元興國議

建年以號。非古之制。然足以別世代。防妄僞。而後世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記注繁蕪。歲月紛淆。亦足以爲後世僞妄之資也。皇朝改元興國。當備安四戰。典章殘闕之日。載記失詳。信疑不分。唯元弘日記裏書

曰。延元五年四月廿八日。改元興國。本館新撰後村上紀。取關城書裡書。和漢合運。以爲延元四年己卯。後醍醐崩。不踰年。改元興國。更考之神風和記跋尾。曰後村上興國元年九月注之。乃光明曆應二年己卯也。正與合運關書裏書合。而李花集載興國二年八月十五夜和歌。以爲感傷去年八月事。蓋悼後醍醐之崩也。高野金剛峯寺藏敕書。曰興國七年六月。據之延元四年。乃興國元年。而至八年丙戌。改元正平。無可疑者。然河內觀心寺文書二通。左衛門尉奉敕。曰延元五年四月。又

日延元五年綸旨如此。左衛門尉蓋楠正行也。結城文書。越後權守秀仲兼親房旨與親朝書。有書延元五年正月。有書興國元年七月十九日。親房之參政事。正行之在禁衛。何以追舉既改之舊號。以播之近畿遠藩。先帝之崩在八月。秀仲又何以預知未改之新號。以揭之新帝未立之前。且興國四年。親房跋正統記。曰延元四年之秋。而不曰興國元年之秋。此皆從元弘裏書。為五年四月廿八日改元。則無窒礙。而元弘裏書之為書。與當時之遺文。相為表裏。實當代之實錄也。庚辰年五月。顯信至白川。

同月拔駒城。正合結城文書。將軍下向。師冬燒營走之。文而與關城書三位中將出鎮三年之文不差。新撰本。紀以顯信出。非若合運之多舛誤。以後醍醐之崩。為關。鎮係亡卯誤。天文永祿之語。由是言之。金剛峰寺所藏所謂興國七年六月。蓋正平未改元之月。而神風和記以謚書南帝北主。後來之追書。而非當時之所筆也。李花集年紀多差。誤字非一。安知不誤元年為二年歟。文獻之不徵。考證之難明。本紀已差一歲。諸傳從兼訛謬。卒之使帝受宋太宗遽改殘年之謗也。謹按本紀宜從元弘裏書。改興國二年為元年也。事頗關大體。

不可不議也。說未免疑，殆不敢輒改也。具列兩端質之諸賢。寶永元年甲申秋九月廿八日。

辨梅松論

梅松論足利家屬所記也。書尊氏軍事最爲詳悉，猶東鑑於賴朝也。而未歷江光祿之補正耳。始讀之，則如與太平記大齟齬，而細考之，則彼記其事，此錄其意，彼著其表，此舉其裏，甲之與乙，不可相無，而其一得一失，不盡同者，一乃雖敘事豐贍，彼此兼并，而文勝滅實，擇踈傳誤，一乃雖身蹈親聞，明白如畫，而偏視單聽，不能融

會。故未必可以某得實，而信某未實也。未必可以某失實而疑某得實也。惜矣。僅止帝狩穴生金崎城陷，而不追記興國之後也。書末以爲是歲光嚴于春宮將卽位，有大嘗之議，此乃崇光之事，而實正平五年也。且稱元應帝以後醍醐稱尊氏以當將軍，則其當後醍醐之崩後，後村上之初年，無可疑者。近得寬正中一闔齋道輝者親筆本，書卷尾云：曾祖父三人從至筑紫，今我爲其孫裔，親寫以傳先君威風，所謂先君蓋尊氏也。道輝未詳何人也。今川了俊著難太平記曰：太平記多脫從

筑紫之人為可惜矣。細川阿波守著夢想記。當時謂猶多遺漏。此書記細川氏功。頗為溢美。而卷首記宿管廟通夜所聞。則所謂夢想記。或是書也。若夫尊氏昆弟稱譽失實。則非讀者所難知也。今不復盡論于此。

辨吉野拾遺

吉野拾遺作者松翁。世未知為何人。屬者讀文祿清談。得一證。曰命松丸者善倭歌。今川了俊每與之談倭歌。命松丸薙髮著書叙事。引歌記當時之態。今見清談所引。全與拾遺之文無異。因知松翁乃命松丸也。了俊所著落書

露顯亦云。命松丸兼好法師之弟子也。

讀關城書

予始讀職原。知其才之大。然以為此特才而已。有才者則可能也。又讀正統記。以為保元之間。猶或疑神皇失統。當公時。賊兵陷邦。大統如縷。豈止如保元乎。豈止如平治哉。豈止如治兼養和乎哉。非明知大經斷然無疑。則豈得呼北朝為偽主哉。豈得曰賊徒終滅。時運歸一哉。又豈得曰歸統於當今。使後世無疑哉。既而亦以為此特識而已。豈得謂有識者皆不可及歟。最後得關城

書每讀之。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是時也。衆輿播遷。賊兵四塞。問關海道。危如累卵。雖三尺童子。知天下之勢。既無如之何。公惓惓曰。老臣齡在一瞬。區區一心。將以餘命報之先帝。夫公同時有識而憂君者。咸曰藤房。藤房見危而諫。諫而不聽則去矣。公與藤房皆世臣貴戚。當與邦同休同戚者也。公之辛勤漂泊。雖似不若藤房之果決勇退。其忠厚惻怛。憂世之誠。蹈萬危而益固。其慷慨凜烈。敵愾之志。濱百死而不屈者。未必不出藤房之右。予於是知其才則真其才。其識則真其識。而非

後世才識者所及也。嗚乎南朝有臣如此。宜矣。賊以烏合陷天下。不能以天下犯吉野。

讀陳蕃傳

世論史者。至漢陳蕃。不掃庭宇。問之則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莫未嘗大其志而廣其量。予惟惜其量之未甚廣。而其志之未甚大。何則。爲天下除害易矣。爲天下包荒難矣。真廣量大志之徒。其將必曰。大丈夫當爲天下包容荒穢。何必一室而已。嗚呼。夫如此。而後天下之廣。可得而不亂也。萬姓之多。可得而不撓也。

徒樹立風聲。察察芟除。繩正變革。唯恐不及。則正足以自戕焉耳。澄清天下。則未必能也。故士之區區庭宇者。固陳蕃之所小。而急急於掃除天下者。亦猶未大者也。

讀明季遺聞

昔有賣繒者。世治其業。富至巨萬。重門高屋。從徒頗衆。一夕盜數十。橫入其室。殺其夫。逐其妻。縛其幼子。與老父。從徒奔匿。無敢拒之。盜遂據之。有其貲財。有一悍奴。壯勇好武。頗有膂力。集其散徒。盡殺群盜。復其室廬。收其資財。以爲己有。而不復歸之於主。其主之親戚從僕。

來讓責之。悍奴怒曰。我粉身盡力。以報爾君父之讎。彰我忠烈之志。爾等苟嚮道服義。則感恩報德之不暇而已。抑我得此室。乃取之于盜手。而非取之于主人也。衆笑之。夫彼清室致書史相公曰。國家定鼎燕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者。何以異於是。

讀明劉基雷說

世自古稱人之震死。天道禍之。此蓋知道者之言也。嗚呼。惡人。人人咸欲禍之。若其震死。則相慶爭罵曰。天禍之也。天禍之也。夫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謂之獲罪于天。天戮之矣。不亦宜乎。劉基反曰。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亦可謂觀天之未廣者也。

說

貓說

西隣老爺家畜一貓。撫愛百端。膝之有年矣。竊盜塵污。一不以問。雖其家人。不得輒罵。以故飲食大率貓之。餒也。吾家每食。遠焉必來。伺候案前。其頭與睛。隨箸上下。家人厭之。或投與骨。則奔就之。嚼噬未盡。乃復如初。村有怯犬。街兒所鞭。猛狗見逐。無所得食。往往在吾堂下。

每爲貓投骨。揚尾帖耳。欣欣然欲復就之。貓圓目不瞬。藏爪縮身。爲向鼠狀。犬巡逡而去。朝餐晡食。以之爲常。犬旣無食。日以怯懦。貓以爲得其術。益以不畏。乍會逸犬過堂下。貓卒然直前。欲復脅之。逸犬乃銜而去。今世之挾勢恃外。以侮其下者。未有不爲逸犬之得也。

拙齋說 并贊。

栗山子遊學于京師。讀書窮理。因自號其堂曰潛鋒。家貧無擔石之儲。惟平昔所劄記十數卷。名曰弊帚集。娛而晏如矣。因復自號曰弊帚主人。性放曠而多大言。常

言寧為虎而死矣。勿為鼠而生矣。故其作詩作文亦以  
 麤為精以拙為巧。其雕糝艷弱者深以為忌。是以與世  
 之所謂好文字者不合。每有所作。相集唾詈曰。子則天  
 下之大拙也。於是乎復欣然笑曰。拙之為言。命我甚當  
 矣。嗚乎與其小巧也。寧大拙矣。因後號曰拙齋。乃作贊  
 曰。愛者朱公。驅者柳子。號者愿乎。聞者笑矣。元祿四年  
辛未夏。

入德說

聖人之教云學云。知與行兩。其小而淺者。則小學也。其  
 大而深者。則大學也。小學只是知識。大學即是致知。然  
小學只是力行。大學即是篤行。

則小學固非無知識之巧。而大學亦非無篤行之實。然  
 以其大分而言之。則小學涵養把捉之事。而大學所以  
 明其理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新民亦我明德中之  
事。而二者各盡其極者。則至善也。故明之一  
字。統所謂因成功以著明法此也。由是言之。則小學者  
 身習之事也。未至心得之真。大學方得諸心。而力行不  
 足言也。因其成功。而篤厚之耳。夫德者得也。行道而得於心之謂。  
 若身行而未得於心。則與道為二。豈得謂之德歟。朱先  
 生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只是外面恁地。中  
 心不如此。便不是德。抑小學也。言非行道之事。則不可

也。但非若大學之行道。而得於心之無有內外。蓋大學者。身行而心得之教也。之學也。程子專於大學。謂入德之門者。不復宜歟。朱先生嘗有言曰。小學已自培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蓋雖有坯模。若無有其心。則豈又遂不倒歟。程子於大學等言之者。其肯深哉。元祿

六年十一月五日著。

其氣善說

性之與氣。咸天之所賦也。故善固性。而氣亦善焉耳。其或不善者。生于其所變者。而非氣之本然也。蓋氣在天

也。一元之始。予姑不論。近以一歲檢之。以一日考之。春生之始。其氣然。而寅卯之間。生氣猶全。其在人也。孩提之間。物欲未盛。其氣純然矣。近以一日言之。平旦之氣。猶有不與人相遠者。然性無變。而氣有變。有變者。萬種無窮。而無變者。天下皆一。一也。則無智愚賢不肖之殊。孟子所以稱堯舜也。萬也。則有美惡清濁之差。甚有自稟受之初。而變者。子越椒是也。昔湯王指其一而不易者曰。若有恒性。伊尹戒其變而不窮者曰。習與性成。恒性仁義禮智之理也。習性耳目口鼻之欲也。聖賢教

人於變氣稟者亦變其既變者於其未變之初耳其未變者何得于天者也其既變者何生於己者也故予曰子思所謂天命孟子所謂性善合理氣而言之矣合理與氣有性之名然理常定氣每變變者難以爲常故先儒折之以爲子思天命孟子性善語理者也而又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繼又言二之則不是則教人微意可以見矣世之學者一則曰氣質天命二則曰氣質天命終不知所謂氣質天命者也

予言之久矣友人不服甚至於言異程朱之訓而犯

不韙之罪頃日友人告曰李退溪書曰氣之始無不善子言不我欺予於是乎悅書

